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義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陽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

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劉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曰䟽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屬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同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跡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

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玘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

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頴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

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頴請歸會

頴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頴實欲叛之

王浚東嬴公騰攻頴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頴許之 淵至左國城

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 淵聞頴去鄴命劉景

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 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

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

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

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

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

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大尉范隆為大鴻臚

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

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

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心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肖白日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衆不群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太后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

為魯王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生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嵩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王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義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秋七月甲午漢主淵寢疾卒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義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毅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顓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

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昌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
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人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
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
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欽取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
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執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
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
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去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
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
他人誰足信攸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
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
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
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義密璿挾義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

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
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
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群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義單后之
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義及群公正以禍難尚殷貪
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義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
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義為皇太弟領大
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絜
為河內王塲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絜為撫軍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
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
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
單氏年少美色聰悉為太弟義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義寵由是漸衰

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執陛下百年後絜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絜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義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義曰踈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義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義以王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絜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踈詎幾主上寧可冇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絜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

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絜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絜少有雋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悞諫國人始惡之三年三月兩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義惡之以問太傅崔瑗太保許遐瑗遐說義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執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荀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義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瑗遐勸義謀反漢主聰收瑗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

冠威將軍上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以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動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第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斬馮異示誦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又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王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

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親舊拜見族耳因歔歔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惔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斬馮異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踞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

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
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
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
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
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
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
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
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
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誥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
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
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
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

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勗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
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
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
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
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正全齊陛下心
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
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群兒
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
閭闔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
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
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勗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
疏三月勗忿恚而卒勗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

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平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群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義容貌憔悴鬚髮蒼然涕泣陳
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梁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義曰適奉中詔云
京師將有變宜裹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宮臣皆裹甲以居梁馳遣告斬
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
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梁以兵圍東宮
梁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
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
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
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義為北平王梁尋使準賊殺之義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
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
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梁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摠攝朝
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
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
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
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
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汗椒房况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
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梁曰鑿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
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鑿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

賁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鑿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鑿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剛篡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六年慕容剛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

于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柘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踞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執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力強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徙何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大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

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虜於棘城虜衆皆懼虜
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濫制已在吾篋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
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
降於虜虜以為建威將軍虜以其臣慕與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
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與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虜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璠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
斬本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璠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去喜連木九津託為璠
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
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
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

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
暴不巳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蕪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
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
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
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虜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
存封釋疾病其孫奔於虜釋卒虜召奔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
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虜虜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犍也以
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虜虜以抽為長史悛為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恂
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濫
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
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壯平

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遊遂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
宋奭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弟貞蘭陵繆愷昌黎
劉斌及封弁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疑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
武為玄菟太守武卒疑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廩廩敬禮之及去厚加資
送行及遼西道不通疑欲還就廩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為流寓
段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
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
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
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
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廩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慕容翰
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廩禮而用之遊遂逢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
泓俱避地於剡後歸廩王浚屢以手書召遂兄暢暢欲赴之遂曰彭祖刑

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遷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
多疑頃者濟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
且亂世宗族宜公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
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廩東夷校尉崔暹
請皇甫岌為長史甲辭說論終莫能致廩招之岌與弟貞即時俱至遼東
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
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廩廩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
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
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
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
詔今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

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
辭兵虜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
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
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
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
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
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慧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
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
約滅廆分其地慧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慧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
之廆曰彼為崔慧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

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
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
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
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
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
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
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
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
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
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
翰素名騫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
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又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

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使語虜出
兵大戰虜使其子統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
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
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
玉璽三紐崔忠聞之懼使其兄子憲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
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示謝臨之以兵憲懼自服虜乃遣憲歸
謂忠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忠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
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
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稠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憲
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鑿之孫也虜以高瞻為
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胥室

畏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真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
夷之異介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則志略何如其華夷何足問乎瞻猶
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該為表裴疑奉之拜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疑至建康盛稱慕容虜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
帝謂疑曰知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疑曰臣少蒙國
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
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
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鬻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
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虜
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虜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

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廩於是備置僚屬以裴翹游遠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廩立于鈺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鈺與諸生同受業廩得暇亦親臨聽之鈺椎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廩從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談等共議以廩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筆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廩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相又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廩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廩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

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勸於忠義竭誠今騰箴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鈺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不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苑太守鈺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又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鈺從之以誕為右長史 秋七月苻容鈺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廩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廩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鈺立于儁為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

慕容鈺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鈺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奔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辟
司以封奔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
洪為大理杜群為納言今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兩負陽協為冗騎常
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泐臻之孫晃奭之子也 冬

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
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雋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
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

事見燕
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
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
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

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
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
長江以北翦為戎數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
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疆敵使石虎畏懼
悉使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
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執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
剗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
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
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
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幾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
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萬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相
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袵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

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錢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賢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虜比遣重使耳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五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私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魏上表稱度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及遺虜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洲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軌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雋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

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絕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池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寒謬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往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悌劉翔等至燕燕王銑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救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壯士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沔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沔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又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殫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

騰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因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本丁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執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騰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且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騰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騰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雍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騰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騰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騰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摠摠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摠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

撝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可頃流而退必無害也撝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撝不聽衆遂自潰撝逃草中模著撝服格戰斃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撝殺之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斃斃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斃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榮說斃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斃稱尊號淑榮因白斃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斃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流怨斃引兵歸

縣竹嶺牙門將涪陵許奔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榮固執不許奔怒手殺淑榮於嶺閣下淑榮左右復殺奔三人皆斃之腹心也斃由是遂衰斃遣長史犍為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縣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徽夜斬關走文武盡散斃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斃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斃反表斃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特沉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再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二月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

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
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於尚及馮該尚該許
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成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
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已
功復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
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
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
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
一年尚用內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
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
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為流民
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辛
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
歸與弟驥收其贖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
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日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十人
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掄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
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
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
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
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
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分
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
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
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

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
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
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
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
弼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票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
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犇德陽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
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徒
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
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
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邊鄉里何有如此也
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

臧揚襄上官博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
與蜀民約灋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為特所
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
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
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
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
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顥更以許
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
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
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粲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
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襄碩守

德陽李驥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驥所敗驥遂進攻成都燒其閉李
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驥驥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
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獻毛誅逐太守杜俊朱提大
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眾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誅李猛
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
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
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
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
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惲書曰納降如待敵
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
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臯帥水軍三萬以

救羅尚岱以臯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
守任臧共拒之岱臯軍執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獻
言於羅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
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獻夜緹出城宣言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
同擊特獻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獻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獻求
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
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眾還
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臯破德陽
獲襄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
紳等亦近兵攻流流與李驥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
符成魄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
壯管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

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洸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洸為軍師遣席遂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其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千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其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巛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

與共討流尚不許巛怒出降於流流以巛為安西將軍巛說長生使資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驥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饑甚乃帥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緝紀以運道阻遠且荆

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漢約灋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式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十二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驥妻咎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税諸將侍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

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泥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袪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踴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

出戒嚴會執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秦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執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執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執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大常掾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已丑軌薨長史張璠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璠文曰皇帝行璠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師發令府朝不知萬

一違失謗無所分辯下畏感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

長安且逆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
 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
 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
 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
 八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
 戎將軍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
 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
 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松不進麴允持金
 五百請求於松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
 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
 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
 閔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奉川中血沒
 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
 獨涼州安全

天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北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
 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
 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闇涉牙門趨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
 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
 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
 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輒於
 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

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陽會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自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怒

斬岌曰汜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臣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

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執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群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後以息勞費茂曰

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關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也卒爲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于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歟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汎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王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詎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順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曰安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侍中王遜曰君來結好而去不能保何

也隲曰齊相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汎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三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玉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訊情在閭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閼武興太守辛巖楊烈將軍宋輯等帥

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袍罕
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
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
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
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
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衆大潰胤
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屠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閭辛晏帥
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四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
守長安未易輕也若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
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
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
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收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
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
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
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贄密以告淳
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
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
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
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
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騫謂淳曰

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往須涼溥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溥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下則溥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溥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疆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溥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為溥禮而遣之溥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涼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

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摠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 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逸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總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襄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

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璠爲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駸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卬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璠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壘數重雲梯地道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卬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璠督諸將力戰殺一百餘人趙兵乃退璠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東戴白帽鳴鼓而行秋

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

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斷骨負箠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十餘級枹罕護軍李遠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亦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襄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三
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
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
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
克實府庫正以讎耻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疆寇侵逼賴重
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
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
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
事也重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驥聚
衆據樂鄉及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繫破之荆州刺史王澄

成都內史王機討驥驥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
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
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
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
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
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
石長史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劭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
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
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已亞使之内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
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
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間參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三
軍王冲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弼守江陵徙治尋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廙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顓代之澄乃赴召顓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弼弼別將王貢襲沔陽顓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弼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弼通信遣壯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牧領之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情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顓屯潯水城為杜弼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弼退保冷白侃曰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弼遁歸長沙周顓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顓復以為軍諮祭酒 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魯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友擊侃 冬十月侃兵大敗謹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弼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弼將王貢襲陶侃於林障侃犇瀟中周訪救侃擊弼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督戰弢將士多死乃請
降於丞相庾亮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豫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
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
盟府廁列義徒或比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詹為啟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
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詹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
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克弢不勝憤怒遂殺運
復及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橋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
弘犇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圭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
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犇喪卿本家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
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歛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
為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

相登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
六川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凌益驕橫 初朝廷聞弢
先死以侍中第五錡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
武關出杜曾迎錡於襄陽為兄子娶錡遂聚兵萬人與錡分據漢沔陶
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
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
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
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
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
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即將周訪訪遣子撫
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
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

足下當識吾言，樹以宛中兵火，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麋為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曰：『侃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眾情憤惋。又以麋忌矣，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湏口，西迎杜曾。麋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麋。麋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肯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也。』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如廁，諸議參軍梅陶、長史陳孚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遂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使夜發，敦引甘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交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

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于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麋，眾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麋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麋竟陵內史朱伺謂

虞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使西虞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虞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門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甌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軼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統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甌許朝督右甌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甌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大戰敗而復舍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中兩甄皆敗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救不得安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至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

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
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
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
裴憲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兖州刺史李暉為青州刺史 劉琨
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師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
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
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如心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
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死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
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 梓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

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杯一部衆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
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
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斬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
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肩孔萇曰
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
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
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
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
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
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
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
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

極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極一人之故而縱
垂亾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
勒且以末極三弟爲質而請末極諸將皆勸勒殺末極勒曰遼西鮮卑健
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
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
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圭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極與之
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極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
勒王浚之執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
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廣劉演犇廩丘劉琨復以劉
演爲兖州刺史鎮廩丘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
州刺史王浚使藺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

陸眷不致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
有賞王六備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
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
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

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踞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
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踞事問之原不答
浚誣原與群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
所任皆苛刻小人藺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
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
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疆
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執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
之參佐請用羊枯陷穢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

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爲平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賈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春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疆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項暉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疆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鹿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變修殿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故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

几笑曰王彭祖貞可擒也浚使者還齎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息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曰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

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還白浚將勒兵振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竝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四十一
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縹勗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棗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卽縹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蒯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縹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爲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爲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終又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鴛軍虎獲演弟啟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坩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倚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疆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踞今不齊何精疆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

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亾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四碑遣信邀之已未琨帥衆從飛狐犇薊四碑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四碑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四碑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四碑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枏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枏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四碑獨收之吾屬何有執各引兵

還琨四碑不能獨留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四碑薊往犇喪段末枏宣言四碑之來欲爲墓也四碑至右壯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枏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四碑敗之四碑走還薊 段四碑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群送之四碑敗群爲段末枏所得末枏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四碑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爲內應爲四碑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四碑四碑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四碑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四碑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四碑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四碑攻拔

之代郡太守碑問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四磾事泄四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四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謨崔悅等帥琨餘衆犇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群為主將佐多犇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四磾尚疆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謨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四磾末柸遣其弟攻四磾四磾帥其衆數千將犇四磾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四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犇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

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其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便降其城續呼兒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四磾為主勿有貳心四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七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此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臨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

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四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又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關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力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四磾獨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四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襯出降四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四磾結爲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四磾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四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居續皆爲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緩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溥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杜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溥于定出戰而敗模倉

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游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土保為相國南陽王模之敗也都

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

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

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

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

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念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

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

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眾

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和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

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冬十二

月屠谷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

倉張顛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

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曜進拔草壁踰松多奔隴

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

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閏

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輔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

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

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于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眾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

張春彝袍穿安執揚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
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
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
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
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
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

爲衆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
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濟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
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拔涼王以趙慕
爲相國自馮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馮曰死自
吾分縣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
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

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
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
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
帥精騎突圍出犇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
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
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乘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
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
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
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冲
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慕以上邽降曜從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

餘戶于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太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暉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顓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上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祭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

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報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祭乃從之收其太宰京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暹太師顓大司徒齊王勣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祭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祭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明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土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遺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眾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

準欲以王廼為左光祿大夫廼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比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大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斬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位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大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雄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十一月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斬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斬明為主遺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斬明屢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備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祭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沘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烈侯備舍人曹平樂從備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備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殺斃曜信之乃追沘還斬備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

言隋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漢主曜還都長安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

吾之先興於北方先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聖議以聞群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冬石勒方死史張敬張賓左右

司馬張弼六程遐等勸勒稱尊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舊制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高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

拜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賈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

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

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群臣授位進爵各有差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將石

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鄉洛陽遂空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

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淇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

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當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化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

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

為岳聲援岳與石化戰於河濱斬之獲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

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

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

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嶺澗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

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

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

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

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澗池夜又驚潰遂歸長

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

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

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

犇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

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

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

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秦州

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

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

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

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

震 冬十一月後趙主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執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柁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場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牟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頌曰天也卷甲衝拔說道兼行出于

鞏營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一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芸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眾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執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此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已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北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墁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語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

西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還虎之子也曜瘞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已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辰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伯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照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照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然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

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徠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十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玉斌為左衛將軍封大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大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翅為侍中封梁玉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敷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群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

趙王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十年春正月趙主勣大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勣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勣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勣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氏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氏楊嗣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

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凌疆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賈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賞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價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襄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襄大破之孟襄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

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衆推始平
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
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
敵去咸以其地歸咸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咸有

元帝建武元年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
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
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
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
中郎將王曠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
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

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
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
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咸咸安壯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咸
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稚遣稚
兄侍中中領軍瑒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瑒弟琇出陰平以擊難
敵群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琇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
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瑒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
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
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
何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願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

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胡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自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公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弋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弋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栢温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犇秦

外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于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伍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威及羽林左監朱彤楊武將軍姬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

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下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遣還西縣侯

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犇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犇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劔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相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縣竹聞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犇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即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也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